

Ren JianFeng
Prose Poems

任剑锋散文诗选

任剑锋◎著

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却永远不是我们心灵的归宿。

中国青年出版社

任劍輝散文詩選

吉狄馬加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剑锋散文诗选 / 任剑锋. 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10

ISBN978-7-5153-1943-8

I ①任… II ①任… III ①散文诗 - 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库核字(2013)第 229179 号

作 者	任剑锋
责任编辑	曾玉立 孙文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 辑 部	010-57350402
营 销 部	010-57350370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规 格	787×1092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
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57350337)

Ren JianFeng

Prose Poems



文学让我一地鸡毛的生活有了
精神的皈依,创作使我艰难的日子
找到一条得以释怀并突围的通道。
一路上,文学见证存在,记载过程。



任剑锋

1972年11月出生于福建惠安县东岭乡（现东桥镇）一小山村，现居泉州。其文学作品及评论散见于海内外文学报刊，多次入选《中国年度散文诗》及《中国散文诗90年（1917—2007）》、《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散文诗精选》等数十种选本，并曾有作品作为全国高考阅读试题。著有《眺望家园》、《守望城市》、《他乡成故乡》、《任剑锋散文诗选》等散文诗集和《诗意的守望——任剑锋散文诗评论集》。参加过全国第三届散文诗笔会。系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福建省侨联青年总会副会长。

序一

铭刻于人生旅途的喟叹

——序《任剑锋散文诗选》

陈建功

任剑锋是老朋友了。

读了这本散文诗集，老朋友竟显得生疏起来。

我知道，应该是因为那些铭刻在他人生旅途上的喟叹。

这本散文诗选，使我获得感受这些喟叹的机会。

当然，最先为之激动的，肯定是他自己。

正如他在“后记”里说的，这本薄薄的散文诗选集是他“四分之一世纪文学创作的结晶”，也记载着他“游走海内外的履痕”，更重要的是，写下了他“漂的心旅和泊的渴望”。

我相信，这种“漂与泊”的感受即使早已铭心刻骨，重温的任剑锋仍会感到惊异——这是当年的自己吗，这是当年自己

的心声吗？你何以有如此饱满的激情？你何以为乡间屋顶上的一缕炊烟而泪流满面？

夕阳西下，颠簸在崎岖的山路，远远看到故乡的老房子炊烟袅袅，那如同老母亲种植在屋顶盼归的消息树。自己那颗一直漂泊的心，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归属感。泪流满面，感慨如同炊烟升起，一路无言。（《故乡的炊烟》）

之所以敢于断言任剑锋的“惊异”，因为鄙人也曾对自己“惊异”过——不经意打开当年撰写的文字，惊喜之余更多的是悲凉，同样问自己，你还写得出这样的文字吗？你的心灵深处还有这样的感觉吗？

这就是文学，这就是和文学结缘的人生。它使我们每一个心路节点的慨叹都被铭刻。它最终会在适当的时候冲到你的面前，唤醒你自己，也分享给他人。

如前所述，这种唤醒，最初甚至会令你感到陌生。你甚至会怀疑自己和他是不是熟稔的朋友。十几年的朋友啊，你难道就不知道他农家子弟的身份吗？你难道不知道他远离家乡闯荡生活的艰辛吗？你难道不知道他在城市的边缘、在生存的泥淖里挣扎的惶恐与心酸、激愤与呼喊吗？你忽然意识到，就像自己也已淡忘了早年的喟叹一样，你这朋友所遭遇过的一切，竟

也被你忽视了——你只记得他的公司豪华气派，他的衣着体面光鲜，记得他乘风来去的豪车，记得他豪爽仗义的品性……淡忘，或是人类的本性？但我敢说，它永远是人类的天敌。且不说世界上那些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勇气面对历史履痕的政客，也不说那些欲盖弥彰，总想把血腥的过往一笔勾销的恶魔。就连我们自己，铭心刻骨的过往，也都随着岁月的云烟，一点一点消散了。而现在，任剑锋重新捡拾起心路旅途上的这些喟叹，整理成这薄薄的一册，不管它是否还有待打磨，单单为了他给我们展示的一个漂泊的农家子弟的行路史和心灵史，足以使你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本书传递的信息，属于中国一个独特的时代。

初读，我曾误以为本书仅仅是徘徊于乡愁的行吟。比如本书的第一辑，标题就是《眺望家园》，而最初映入眼帘的，是《母亲的锄头》、《父亲的扁担》、《故乡的炊烟》、《故乡的灯光》《故乡的云》……展读其内容，也确实都是亲情依依乡情殷殷的慨叹。然而渐渐地，我读出了这亲情与乡情里透露出一代新人的气象——任剑锋们，既是一个思乡者，也是一个离乡者，既是一个恋家者，也是一个“私奔者”——所谓“私奔”，是当代中国所赋予他们、吸引他们的梦想，是“走异路，寻他乡”，开创别样生活的追求。

且看《巷陌》一篇，我以为堪称任剑锋们的时代宣言：

古老的土墙残垣，张着翅膀，梦却飞不出屋檐檐角；堂皇气派楼房的绿瓦红墙，却抹不尽茫茫乡野的苍白。乡村巷陌通着弯弯曲曲的鹊桥，流动着多少潮湿的两性故事。

曾经彷徨在十字路口，却匆匆忙忙地拐进这不显眼的胡同，困在洞房花烛的茫然光影里，了却双亲的心愿，完成一种莫名的归宿。

尔后，离开这意味深长的巷陌。于四海漂泊，筑起一座又一座宏伟壮丽的高楼大厦，拆去那曾筑下的高高债台。

生在巷陌末端的新一代，正逆着父辈的辙迹，汇集于巷外纵横交叉的路口。一片茫茫绿野，终于染亮一段弯弯曲曲的路。

再回首，巷陌已成为旧日的风景。

任剑锋一下子抓住了离乡的本质，他直言自己“正逆着父辈的辙迹，汇集于巷外纵横交叉的路口”。这是当下中国一幅多么宏阔的乡村青年的人生图景，称之为可圈可点的经典场面或不为过。这就是昨日的任剑锋之所以成为今日任剑锋的因由。这是“这一个”，也是当代中国的千千万。

“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100年前的诗句，正成为涌动的民工潮里响彻云霄的呼喊。任剑锋一

定熟悉这诗句，更熟悉这呼喊。他质疑这诗句的残缺，更质疑那呼喊的盲目。因此他在《他乡成故乡》的“题记”中大胆地宣称：

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却永远不是我们心灵的归宿。

尽管我不无遗憾地感到，《守望城市》这一辑里，一些篇章稍嫌直白，或许因为是结集的关系，有些文章的题旨、章句不免重复，然而其中所揭示的人生境遇、心灵创伤，面对“平等”、“尊严”而发出的呐喊，仍然令我感到振聋发聩。

他在《我们是蒲公英》中写道——

我们是朵朵来自乡村山野的蒲公英，在时代列车转轨的尖利响声中，随着春风，一拨又一拨地飘至城市。

城市没有山峦，却高楼林立鳞次栉比。无论我们怎样飞翔，也越不过高楼大厦，只能在楼与楼之间的缝隙漂泊。

他最终发现，可怕的还不是漂泊，而是几乎难以填平的沟壑——

你有着霓虹闪烁的诱惑，让乡村的人不是涌向了城市，就是在向往城市的路上；你有着水泥和钢筋构成的刚性冰冷，让人与人之间，隔着栅栏，很近却达不到彼岸。（《城市啊，城市》）

尊严，则躲在任剑锋们最为隐秘又最为敏感的深处——

城市啊，城市啊！

有着我们蜗居的梦想，有着我们温暖的渴望。能不能让闪烁的霓虹照亮我们内心的迷茫？能不能让我们的脊梁如同高楼大厦那样挺直？我们在流汗甚至流血，能不能不用流泪？（《城市啊，城市》）

当然，除了直抒胸臆的叹惋和呐喊，我似乎更为欣赏寓意深长的细节。比如，书中写到的，防盗门外，窥视镜前，衣衫破旧的务工者被怀疑、被审视的感受；比如，都市的雨幕中，在彩色雨伞汇成的河流里，突然蹿过的赤条条的身影——

一群光着膀子的农民工，在雨中奔跑，如一尾尾鱼蹿过水面。他们那来自土壤的锃亮黝黑的肤色，在这伞的世界，格外耀眼。（《城市痕迹·雨伞》）

这样动人的描写，可惜少了一些。或许，可以说，我们对任剑锋传递感情方式的多样性，抱以更高的期待。

说到期待，我不能不谈到一点遗憾。不太满意的几篇，集中在本书后两辑中。我相信这些篇章，大多成文于作家境遇的改变之后，可以看到，他沉潜于山水风光之中，笔墨触及历史、文化，显示了他视野的拓展和开拓新的写作题材的努力。然因走马观花的浮泛、素材积累的匆促，可喜，却未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好在他的创作道路尚长，我们寄希望于他的努力。

是为序。

2013年10月15日

(陈建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序二

直接的感受亦可成为他人的经验

——序《任剑锋散文诗选》

周庆荣

任何对于写作者身份抱有的肤浅偏见，其实都是对散文诗的一种不可原宥的伤害。读任剑锋其人及其作品，我选择如此话语作为开场白，一是我曾耳闻个别作者对于他的写作误解，二是因为我向来反对诗歌写作者成为那些表面上看来似乎与文学关联的人的专制。

不管人们希望生活怎样简单，世界只能复杂，不同的目光构成世界场景的丰富，拒绝任一视线会导致生命现场的局部缺失。我写散文诗逾三十年，缘于对历史哲学和杂学的偏好，在认真阅读的同时，又因为实际工作性质，促使我必须立体地了

解并且思考生活中的诸多现象，在实际写作中，我只能要求自己
对文字的深度关注，而这种关注的背后岂能离开日常的历练
和感受？

是的，“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虽然我们“从泥土
中走来，深知土壤的分量”。剑锋的背景记忆是深刻的，这种
深刻体验与其说是一种烙印，倒不如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约定
或提醒。当许多人努力忘却或掩饰自己原初的出处，试图迎合
物质社会里所谓的上层格调时，剑锋像守住他的一口难懂的闽
南方言那样，依旧珍惜田野的自由和自由生长的庄稼，村舍和
炊烟容易使人们缅怀，说明生活中粉饰的成分和挤压的力量在
增加。一切的路都通向城市，这背后有悖离本质的异化，有本
能的叹喟。剑锋的惆怅是直接的，只是未止于惆怅，依旧在城
市认真地行走，依旧有干一些事情的冲动。他不能脱俗，如果
迈向成功的过程荆棘丛生，他一定会有话要说。区别于他口语
的表达不清，他选择自己喜爱的散文诗方式来说，我认为他有
权利说。

他说话的方式是那种老旧的直接表达，一些读者极易诟病
的理由，是诗歌创作上早就有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
义等，认为过分直接会弱化文字的力量和美感。我最初也与剑
锋交换过意见，觉得他作品里许多句子可以换成另一种仿佛平
行却有所指涉的文字，但一口气将他的文章读完，我觉得自己
应该对他的写作方式予以尊重。一声叹息就一声叹息，嚎啕大

哭就嚎啕大哭，该开怀大笑时一点儿也不忸怩。况且，他的直接的快速的文字反应有许多充满机锋并富有哲思的内容。

比如：“伟大的风景是默默无语的”“一幢房子竣工了，民工，又要到哪里去呢？”“井外有条荆棘丛生的路，需自己开拓。”“有了归程了，我们更有出发的勇气。”“漂泊的云，故乡留不住，城市也留不住。”我非常喜欢他在《夜宿普陀山普照寺》里写的“岁月在流逝，我们在衰老。其实还是这尊佛，依然端坐在上面，依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们不断膨胀的欲望。”2003年，我曾写过一章《夜宿大觉寺》，我真的在大觉寺住了一夜，人生若压低日常的情绪，向“大觉”靠近，是多么不易。日常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评判体系如同两根铁轨，火车驶动时我们渴望能在天空飞。勘透尘世迷雾，神宇澄明是伟大的境界。只是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一定不会要求别人去这么做。我们终于恍然大悟时，生命或许倏忽而过。问题是，假如我们都有来生，我们会从一开始就拒绝浑浊或被浑浊？未必。

剑锋在《眺望家园》里说：“如果不是为了谋生，谁愿意选择背井离乡？”生是一定要谋，背井离乡未必就是坏事。人与远方是有约定的，而走向远方首先就要求我们克服陌生的恐惧，土地上一切的植物都仿佛我家乡的田野生长的植物，每一个地方人们的面孔就是我乡亲的面孔。如果内心无此坚定性，就迎接流浪。流浪的意境从哲学上是美的，从生存上也许是艰难的，但原地厮守的大富大贵就能意味着幸福？